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一

戊戌八月



國風

周南

穀問周南召南何謂也曰周周公也召召公也南和也明也房中之樂也萬物至夏而始和萬象至南而皆明故房中和而天下樂家道明而萬國理何以領國風乎曰其以長養萬物者惟南風乎故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穀曰何也曰本其樂之始也



心之憂思在乎進賢淑以爲樂是以哀窈窕思賢材而無傷善之心也興以關雎荇菜者何曰鳥獸之行於夫婦惟關雎之情至爲宜草木之行於后妃惟接余之爲當也既曰寤寐求之又曰寤寐思服不亦復乎曰始旁求於寤寐之中求而不得斯思之也左右流之然矣采芣亦言左右者何曰凡參差者皆不遺也在求以興廣在樂以興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父母之說不亦背乎曰在

父母家之父母自女子時而言也歸安父母之父母自既嫁躬儉節用時言也是故知稼穡之艱難王者之本也知蠶葛之艱難后妃之本也內外各得其本而天下治矣刈獲澣濯后妃親執之乎曰雖有替勞不害爲親執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如之何曰言君子之行役也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耳故采卷耳不滿傾筐也况其行也不惟宜於周行而又崎嶇于崔嵬高岡之間僕馬皆病不少息焉其時之難可知矣我如之何而不懷傷永嘆乎僕馬之我爲君子金



疊兇觥之我爲后妃不亦已折乎曰此夫婦一體之辭也可以見其爲情矣若曰又當輔佐君子知臣下之勤勞則所未喻也宜朱子之弗取耳毛萇曰卷耳興也

樛木后妃能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夫其以纍言綏荒言將縈言成者何曰維繫則安而不傾蒙奄則美而得助旋纏則久而有終纍而後荒荒而後縈也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則何三章乎曰振振起而不相害性之和也

繩繩方來而不絕聲之繼也蟄而復生生而復蟄終無窮極緝緝而不斷也

穀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夫之子于歸有言華言實言葉者矣何以皆謂之時乎曰其槩也舉不違乎相配之時耳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舉之矣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穀問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夫兔置武夫也何以知其好德乎曰陸佃曰椽之丁丁猶有所聞也施于中逵猶有所見也施于中林無所見聞而猶肅肅其德深矣丁丁中逵中林何興曰丁丁聲聞于外而內有所獲故于城中逵出入往來之所必由故好仇中林幽深而不見故腹心耳若是而以爲后妃之化何也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故未有關雎之化不行而能致兔置之賢者也此序之善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也何哉曰孔穎達曰天下亂離則我躬不閱豈暇思子乎毛萇曰芣苢宜懷妊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何也曰於是乎見男女之有別矣是故無思犯禮如漢廣江永男正位乎外也求不可得如喬木楚萋女正位乎內也斯男女之皆化乎故曰關雎之化近至于兔置遠至于芻蕘

衢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柰何曰婦人以君子  
行役而王事煩勞其毒太苦故未見思之如飢既  
見喜其不遠棄我也遂謂之曰王室雖如燬而周  
王父母之德則甚邇苦也可且忘矣不正而能之  
乎婦人猶正君子之正可知程子以既見君子爲  
將見恐未然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商經問何也曰關雎之化行則天  
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也曰其以公族公姓非一世乎於是乎見關雎之  
化至後世猶未已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

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是故關雎后妃之德也  
葛覃后妃之業也卷耳道及君子矣樛木惠及宮  
中矣螽斯德被子孫矣桃夭兔置芣苢化及中國  
矣漢廣汝墳化及天下矣麟趾則化及後世矣此  
周南之序也故何彼穠矣言其化至于平王之女  
以終召南麟之趾言其化至于衰世之子以終周  
南此夫子刪詩之意也故毛萇亦曰後世雖衰猶  
存關雎之化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穀曰何也曰  
是可謂以德配德矣送迎之百兩也不亦宜乎何以  
關雎興后妃鳴鳩與夫人乎曰雎鳩摯而有別其  
聖人人倫之至乎非文王不足以配之也鳴鳩均  
平專一其臣妾事上之忠乎非諸侯不足以配之  
也其曰御將成者何曰巢在此以速鳩故言御巢  
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欠  
故言成

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者  
何也曰言能誠敬也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  
人親繫以供菹豆况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深矣  
僮僮而又祁祁思之已末矣職又何失乎

草蟲何以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乎曰妻也以大夫之  
义後也外苦其四體內荒其家政此心之忡忡憊  
憊而傷悲也故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憊憊  
者心結不解也故言悅傷悲則非常矣諸侯大夫  
妻之說何也曰其諸侯之大夫之妻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  
共祭祀矣然則法度之謂何曰其諸采之於濱潦  
盛之于筐筥湘之以錡釜奠之以牖下尸之以季



女不失其常而主之以敬乎故毛公以爲能循未  
嫁時之法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奈何曰南國之  
人曰凡我倫理正而訟爭息者皆此樹之功耳猶  
恨其不蔽芾也翦伐而敗拜焉是伐我召伯耳故  
孔子曰吾於甘棠知宗廟之敬也晉韓宣子賦角  
弓宴于魯季武子指加樹而譽之武子曰宿敢不  
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則亦不知類之  
甚矣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真信之教興強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然則文王獨化其女子乎曰  
非然也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者  
之懼強暴也設有速我於獄者必其室家之禮不  
足召伯自能聽之我亦不從也縱曰室家不足則  
男之訟女固亦有因女之自守必至愆期故曰男  
女之皆化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者何也曰羔裘而素絲五紵五緘五總  
焉不儉而能之乎退食而委蛇委蛇不正直而能  
之乎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緝五緝爲升倍升爲緘



八  
說序卷之一  
倍緘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縫然則純猶在緝升  
之先乎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散矣非絲大不  
足以固之也故自純至總自皮至縫又儉之至也  
何以言五也五猶周也員也徧也德如羔羊何也  
言稱服也夫羔也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也繁露  
曰羔有角不觸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義跪  
飲其母類禮既曰皮又曰革者何曰皆節儉意也  
殷其雷勸以義也夫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則然矣其曰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者何也  
曰非振振之君子其能完歸哉奚與乎曰言雷且

有定處君子不遑曾雷之不若也有序乎曰陽而  
側側而下雷愈安愈近君子愈危愈遠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柰何曰詩人見梅落而言求女  
之庶士必及此古口日以相謂而不過也其亦周  
南之桃夭乎我者詩人代女而言也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故抱衾裯而宵征  
肅肅以盡心不知其命也而能安之乎呂氏謂上  
好仁則下必好義則上也者可與立命矣毛公曰  
命謂禮命鄭玄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噶在天猶諸



妾隨夫人以御君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柰何曰於是乎知嫡媵之皆化也嫡媵且  
化而況於其夫乎悔處歌之謂何曰序也悔而后  
處處而后歌以與過之謂何曰以而由悔處而由  
與歌而由過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衆相凌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璽曰何哉曰  
死麕死鹿非鳴鴈之噉噉也感悅吠尤非桃夭之

親迎也亂世則爾也今非其時矣故述而惡之也  
曰行露標有梅野有死麕集註皆謂女子懼強暴  
之辱今皆從序何也曰序其舊矣哉或曰子夏或  
曰國史或曰衛宏毛萇雖不可據然而授受則遠  
矣如集註之說則文王之化獨及其女子乎且義  
理可以心度事實必由口傳生於數千百載之下  
安知其前者之盡不然乎雖違註吾從舊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  
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也璽曰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其見關雎



之化至于此時乎此聖人之意也雖則之謂何對  
猶執而言也然則毛萇解平爲正而爲武王者何  
曰曲說也桃李絲緡之興何曰桃李言女德之盛  
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緡言男道之正  
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蓋皆世德作求不  
惟尊貴耳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  
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人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爾書曰王非諸侯之事也柰何曰揚  
子曰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何以見王道之成哉一

發五犯之謂何曰或曰五矢爲一發矢十爲一束

邨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玃曰何謂也曰言栢舟而汎流有嘉謀不見用  
是其隱憂豈酒之能解乎然我匪鑑已不能度其  
君之不聽矣往愬兄弟亦遭其怒蓋僚儕之皆變  
也然我心不變非如石席之可移而又威儀棣棣  
危行以處無道之時而人滋異焉閔侮紛然而來  
使我寤辟之有標也嗚呼謂日當常明也君子當  
常亨也豈憶日月更爲微虧可憂一至此邪當是



時也予欲奮飛以遯而群小以我為沽名禍且至矣柰之何哉是栢舟之旨也故孟子亦以為孔子可以當之然則何以知其為頃公也曰頃公者隳廢社稷之謚嘗賂王請命矣又在靖伯真伯之後釐侯武公之前也注以為婦人之作者何曰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為訓乎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柰何曰黃裏黃裳雖漸失位猶未盡棄也故猶憂之冀其可改耳至于專治綠絲使締絡而當凄寒之風則不復我顧矣雖憂無益也惟追思古人以省而自安

焉此莊姜之賢也賢者不得于君則何以異諸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守德曰何以先君之思乎曰莊公寵州吁而不禮莊姜莊姜諫而不聽莊公歿州吁亂莊姜所以痛恨者也故戴嬀以是而勗莊姜使不失其貞焉耳此二氏之賢也曰婦人從一而終戴嬀雖妾莊公死而遽歸可乎曰是時州吁殺戴嬀之子是何有於其母哉故春秋傳慶父殺閔公而哀姜奔齊此安知非州吁之所逐乎興以燕燕者何曰燕春社而來生子至秋社日去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也何哉曰使莊公之生也以古道自處善德音而定其心以顧報乎莊姜則必如石碣所言教子以義方也桓公完不得見殺于州吁矣今莊姜自擊州吁之亂能無往日之思耶日月之謂何曰夫者婦所仰以照臨者也且其所照則極廣而不私所出有定方而不移莊公則不然也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悔慢而不能正也玠曰州吁人子也雖暴矣何至譁浪笑敖而莫我往來哉曰世之逆子以其父之不在也爲惡于外不顧其母其母正之則反譁浪倨敖而笑耳又

或惡其正已也遂不至親前矣况州吁哉衛亂可知矣莊姜者苟不忘先君如之何不中心悼思噫懷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玠曰何至契闊之不洵乎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是將非文人士無鬪志知其必敗于鄭而死也勇而無禮淺之乎云爾死生契闊者何曰自生至死甚隔遠也雖隔遠而嘗約以借老令則不活果失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仁曰何也曰七子以棘及寒泉黃鳥自喻以聖善劬勞勞苦歸之母斯是其為孝乎若曰慰母心以成其志則為義矣孟子之說凱風也曰親之過小而不怨則得之矣故毛公以為成孝子之志也若是之母而美以聖善不亦誣乎曰此對無令人而言猶劬勞也勞苦之謂何曰其亦不寧其居乎棘心天天喻劬勞其為燕也喻無令人尤可觀

雄雉刺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後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繼祖曰何也曰蓋國人代婦人而作也然既憂其道遠又慮其伎求其時之難處亦可知矣當時也既嘗入邠又以燕師伐鄭以報衛牧之後至于圍鄭四年矣齊僖公平盟於瓦屋而後釋東門之後軍旅之數從可知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者柰何曰匏方苦葉而濟有深涉行者當度淺深之宜也今深反厲淺反揭則何以異於公與姜氏不知配偶



之宜也夫姜伋之妻也宣公納之公子頑姜之庶子也而烝焉此豈惟不知淺深之宜猶濟盈之不濡軌雉鳴之求牡也夫歸妻之士尚待水泮涉舟之八亦須我友曾謂諸侯夫人不如庶士常人乎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其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何也曰雖則夫婦失道其棄婦猶賢乎故一章言成家之道也二章言棄家之故也三章言戀家之痛也四章言持家之苦也五章言夫之背德也六章言夫之改舊也嗚呼是宜在匏有苦葉之後乎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何也曰言我在泥露之中者凡以君臣之義耳彼大國亦何無義義仁之甚邪然則猶有望救于衛者乎毛公曰泥露衛之二邑

旄丘責衛伯也秋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何也曰葛誕本其望救之深也有與開其緩救之故也如是而不救焉斯曰靡所與同衰如充耳矣爲此詩者何其婉而盡邪黎在衛西泥露在衛東葛有連屬之意故興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何也曰有力如虎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容之充也斯人也不獲佐王乃方萬舞公庭僅得其勞爵西方美人如之何而不思乎西方美人者西周聖王也然則斯賢也其亦滑稽曠達者乎故張子厚以爲東方曼倩之徒也  
榛苓興不美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也繼祖曰何也曰是詩其亦許穆夫人之類乎不然衛之危亂如是而此女思歸何也可知其志也

優于當時諸侯之大夫矣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奈何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故其言曰終當解組以甘貧蓋我之難有不可以語人非爲貧窶也斯賢也其以懼政埤我有不得行其志而室人又交謫其貧者乎故謂之天也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雪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何哉曰北風雨雪則無處不寒矣赤狐黑鳥則無人不邪矣當是時也虐已極而不能堪去之晚矣程子以此爲君子見幾而作何邪朱子謂衛淫亂忘國未聞威雪夫北風雨雪喻雪已明况



未有淫亂而不威害者乎春秋於衛宣入邾之師  
傳謂著其暴者其此也夫

靜女刺時也然則何以曰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乎曰  
惟宣公姜氏之亂也斯有俟于城隅貽我彤管之  
女乎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也弘學曰何也曰惡之以爲蘧條戚施  
則不欲正視之矣甚之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殺死國人  
傷而思之也弘學曰後新臺而終邶風豈有何也曰

其以衛國之亂皆宣公爲之乎

邶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也玠曰何謂也曰共姜之  
志其上通于天乎故謂母不能如天之諒已也與  
以栢舟者何曰栢舟美材不改其操之物也猶兩  
髦美行不失赤心之人也世家謂武公弑其兄恐  
非其然也

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夫以爲醜辱不可道且讀者然矣以



爲長而不可詳者何也曰以其所從來遠矣從來之遠者何也曰肇自宣公乎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穀曰何也曰言服以命德也宣姜背德而不淑何也然既不淑矣又何玼翟鬢髮玉瑱象掃猶有尊者之儀乎且其瓏展清揚之美誠邦國有媛之女特惜少此德耳故呂伯恭以爲一章責之二章問之三章惜之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何以曰刺也曰陳其相期相要相送于桑中上宮淇上之地暴其惡甚矣猶爲無刺乎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其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玠曰人之無良我以其爲兄則若惠公之謂頑也以爲宣姜何哉曰詩遺其母而言兄猶爲溫厚乎爾然言頑則宣姜可知矣故曰刺宣姜也揚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由故在定之方中之前曹其然乎昔鄭享晉趙武而良霄賦此詩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又以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志惡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又乎幸而後二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夫子之謂矣未久為公孫黑所殺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况於躬自蹈之而免於滅亡者乎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穀曰何也曰其文公之中興乎故一章言其作宮廟居室及樹材木也二章言其始也追本欲遷之

由也三章言其終也言德政之善也於是詩也可以稽禮樂焉可以考兵農焉可以知事神人之道焉可以知馭士馬之體焉且夫桑中者昔為淫奔之淵藪今為稅駕之良田非其志也而能然乎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其此耶匪直也人者柰何曰言非獨文公於民秉心塞淵而已其效足使駮牝三千桑田之盛又何如也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何曰其時之有耻可知矣非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率其國人其能然乎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夫既正其群臣矣又曰人而無儀何也曰未能盡化也未能盡化而惡之欲其死時俗之美可知矣蓋文公授方任能而宣惠懿公之臣不能安其位也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何也曰旄也由郊而都由都而城焉也由四而五由五而六言其有進無已之意程子曰昇答也予交親之也告忠告也待之益至報之益厚是樂告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也編曰既不我嘉則知唁衛之非義矣而又以許人為穉狂不如我所之者何曰憫當時諸侯大夫無能有救衛者蓋其志以丈夫之見曾婦人之不若也是豈兒女子之思哉厥後齊桓公遣公子無虧帥師戍漕豈非聞載馳之風而興起乎許穆夫人之謂何曰蓋與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皆公子頑烝于宣姜所生者也懿公赤則惠公朔子



之後耳鄭公子歸生隨其君以宴魚豢文公于棊而賦其四章叔孫豹懼齊而亦賦其四章於叔向其亦許穆夫人之意與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也祖學曰以為有文章以禮自防然矣以為又能聽其規諫者何曰其在于切磋砥礪之間乎故一章言其學有諸已也二章言其德稱乎服也三章言其德之成庶幾乎時中矣厥後晉韓起聘于衛而北宮文子賦此詩以北宮子

宣子答以木瓜其亦知好德矣重較之謂何曰即其所乘之車嘆其寬廣自如也

考繁刺莊公也不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何也曰鄭氏以為誓不忘君之惡者誠非矣以為誓不再過朝不再告君者此或其然也夫賢者未至於聖人之地其言豈能盡純乎如考繁之言亦人情之常也程子以為矢陳也陳其不得忘君之意不得過君之朝告君以善也曰定雖忠厚和平則又過以已意改之又不若朱子之說之為得也夫莊公之朝以一石磻而不能用上考繁之詩宜爾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伊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憫而憂之也何也曰其亦惡州吁之亂乎故先言族類之止見其若得生子則必貴且賢次言容貌之美見其若得生子則必美且材故遂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使莊姜之有子也今柰何使庶姜孽孽嬖而有子而媵臣皆竭武而倨傲莊公者既如施眾不能制鱣鮪之發發又如葭美之陰草亦揭而長大乎真河流之性也故程子以末章爲興云鄭氏云一章言容貌之美兄弟日正大也

諷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忘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故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夫既刺矣又何以美反正乎曰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也不爽士二其行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猶爲知正乎然已晚矣由是知良心人皆有之染宣公之化遂不知止以至此極耳然則賢士君子一失其身于邪污雖悔何追

竹竿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何以知其不見答乎曰如其夫之見答也豈如此詩



之所云乎然而終不歸者則猶爲有禮乎爾不然則以衛國之亂而思之猶泉水戴馳之類乎

允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祖學曰何也曰其亦異乎童蒙之吉乎故言雖佩觿佩鞮垂帶容遂若成人然而其實材能不足以甲於衆人而君國猶穉子耳胡然乎其遽驕哉是詩也其作于奔齊之間乎穀梁子曰惠公初立見天子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屬負茲然於是乎衛立黔牟矣故其後齊宋陳蔡伐衛納惠公而王人子突又救衛春秋亦書其名曰朔入衛其人可知

矣故毛長曰幼穉之君在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也何也曰柎於河廣見襄公之孝與其母之義矣其亦襄公有奉母以歸之思而母制於義不反者乎讀其詩義自見矣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然則何以爲刺時也曰父役而夫婦怨曠猶爲時之美乎故毛公謂此爲從王伐鄭之後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夫時喪其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人說序卷之一  
人民也弘學曰何也曰鰥夫無裳無帶無服而寡婦與憐之雖其政教衰猶爲存乎邪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也疏曰安成劉氏謂比桓公之德如草木爲非詩意者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蓋謂投我以木瓜桃李尚當報之以瓊琚瑤玖况桓公之德封我于楚丘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令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稱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皆非常之贈也然則又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韓起聘于衛因

北宮文子之賦淇澳而遂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可以觀木瓜矣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也璽曰何謂也曰忠而實可以觀怨矣然其曰此何人哉則其所以致怨於幽王者深矣故元城劉氏曰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所感之心終始如一此詩人之意也鄭康成曰謂我何求



怪我又留不去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大夫之謂何曰或當作婦人字不然則  
大夫下遺妻字也蓋雞棲于埭于祭牛羊下來下  
括者皆婦人所見之景耳孔氏謂在家之大夫亦  
非也然則何以云思其危難曰其以不知其期曷  
其有括而知之乎其言刺平王者亦以戍申戍許  
之類邪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召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何也曰其儉德之避難乎其猶魯師擊衛簡

兮之徒乎故輔漢卿曰賢者隱於樂官而以全身  
遠害為樂則其時可知矣毛公曰田用也房房中  
之樂也

楊之水刺平王也不撫於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何也曰楊之水深矣哉其所不言者廣矣  
蓋謂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於是乎見平王忘君  
父而戍賊臣人倫滅矣不能以長諸侯耳號令不  
及於天下而專勞戡內之民又何言哉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曰郊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  
棄者何曰如王政一行豈有此離之女也然其曰遇



人之艱難不淑則怨但怨其夫而不咎王猶爲温厚乎爾

兔爰閔周也桓公失信諸侯皆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者何曰惡之甚痛之切其惟兔爰乎故其言曰百憂百凶而欲無叱無覺無聰者其以王及鄭帥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爲憂凶之極而不忍聞之者乎然則兔爰爲鄭莊而雉羅爲桓王矣其曰桓王失信者何曰本兵興之始也兵興之始者王奪鄭伯之政耳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何以知

其爲王族也曰係之王風而以葛藟爲言猶爲族王有戚乎爾然則謂之平王柰何曰以其東遷之時不顧九族乎孔氏曰棄其九族者謂王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叙而親睦之也

采葛懼讒也柰何曰甘以葛蔓生蕭科生艾蒼白色如讒邪之人變亂里而白乎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者何也曰小人欲進讒言於君其親昵之狀如是耳其當桓王失信之時乎毛公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于君憂及于讒矣蕭以供祀艾以療疾亦通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以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何也曰言古之大夫  
德稱其車服而其下或有邪思者畏之至死不敢  
今則禮義廢而淫奔盛何往日之不若耶設使大  
夫能聽男女之訟豈至於此乎然則乘檻檻嗥嗥  
之大車服如美如璫之毳衣者不亦可愧耶毛公  
曰天子大夫四命甘六出封五命如男子之服服毳  
衣以決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也  
何曰麻直生者也來與李養人者也皆在丘中焉

是賢人而在野矣故曰彼留子嗟子國留者留於  
丘中而不進也安得其來施施來食王祿而貽王  
以佩玦乎佩玦者彼身所有之寶善道也夫莊王  
在位十有五年春秋無一事可書况周公黑肩爲  
子克之故且欲殺王非辛伯以告幾乎不免其時  
可知矣毛公曰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留大夫  
氏子嗟字也佩玦美寶孔氏曰猶美道也



涇野先生毛詩說序卷之二

國風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玃曰何以知  
善其職曰桓公而死犬戎之難已可知其平日矣  
若武公屈突者定平王於東都傳曰周室東遷晉  
鄭焉依當是時也受虢檜鄆蔽補丹依隳歷莘十  
邑焉改衣授粢又何言也曰桓輔幽王而王身弑  
武輔平王而王道衰猶爲善於其職乎曰孟子不



云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但驪山舉火諸侯皆  
叛矣而桓獨死洛陽一遷諸侯不至矣而鄭獨從  
猶爲彼善於此乎厥後公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晉  
平公享之賦嘉樂而子展賦此叔向命晉侯拜曰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子展蓋比平公如已之先君  
矣毛公曰粢采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段失道而  
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何  
也曰小不忍乃大忍也初段之請京也祭仲諫以  
爲非制後將弗堪莊公不勝其母則曰姜氏欲之

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其後大叔  
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果襲鄭矣是詩蓋謂祭仲無  
踰我里墻而折其樹杞桑檀以喻害吾弟也故毛  
公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喻越里居也杞木也折  
言傷害也然實則假仁義而害其弟也故春秋書  
克段于鄆云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  
說而歸之夫京人羨叔段之居巷飲酒服馬而洵  
羨仁武矣以爲刺莊公何也曰言段之不義得衆



而治兵繕甲以出田已萌襲鄭之志矣是巷無居  
人也是莊公教之也初祭仲之諫封京也公曰多  
行不義必自斃公子呂之諫貳西鄙北鄙及收廩  
延也公則曰無庸將自及不義不暱厚將崩其諸  
莊公以惡養天倫而因以剪之乎信乎其志慘矣  
故曰刺莊公也東萊呂氏亦云然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何  
也曰射御之善其才也暴虎火烈言其勇也如是  
而得京人之愛其將非以私恩結之而思欲襲鄭乎  
清人刺文公也尚去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敵於境上陳其師旅翱翔  
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  
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忘師之本  
故作是詩何也曰鄭之人君凡執政之臣皆可知  
也故春秋書曰鄭其師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何也曰古之  
君子詢直且侯舍命不渝而爲邦之司直美士其  
服羔裘宜也今則不然而猶如濡豹飾三英焉不  
亦可愧乎厥後子產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曰起  
不堪也則是詩之亡久矣毛公曰鄭自莊公而賢



人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也侯君也三英三德也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也曰摻執祛乎思之切也無我惡醜不敢直言其君子厚之至也不寔故者留之以道也留之以道者猶孟子所謂予豈若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用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也鄭氏謂子無惡我孽持其袂我乃以莊公不達于先君之道故耳若是則非所以善留賢者之辭賢者滋去矣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蓋言古之夫婦交相儆戒宜如琴瑟又欲君子親賢友善無所愛于雜珮今則不然者何也其亦在上者之過與以是知詩人之厚也宜相樂也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祖學曰夫齊侯之欲以姜氏妻忽也忽辭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救齊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又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若忽之辭昏皆不可謂不  
美也而國人刺之者何哉曰夫道有經權時有常  
變故君子惡夫小信破義曲廉而害道者忽可謂  
不度德不量力矣蓋與息侯之滅宋襄之敗均耳  
故詩不顯其事特以其情曰縱爾忽之不好色也  
則彼美孟姜者洵美且都德音不忘不但顏如舜  
華佩玉瓊琚者而已也如之何辭之至于見逐于  
祭仲遂無大國之助乎不亦愚邪故毛公亦以刺  
不見親迎齊女同車也然則此亦未必爲鍛鍊羅  
織鄭忽之罪若以爲淫奔之辭又何珮玉瓊琚德

音不忘之有邪厥後鄭豐施使子旗賦此詩以餞  
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  
志昵燕好也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惧矣以是知刺  
忽之不昏于齊也益信矣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何也曰山則有扶  
蘇橋松濕則有荷華游龍然矣彼忽者不用子都  
子充之賢而用狂且小人何也何美之有乎毛公  
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扶蘇荷華喻高下大  
小各得宜也

穉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也曰木落則



風吹君倡則臣和其常也今鄭忽爲其臣祭仲所逐是其忘也不倡而無和曾風釋之不若也厥後印祭子柳賦此以餞韓宣子宣子亦曰鄭其庶乎則又取晉倡而鄭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何也曰其賢者親愛之意乎言狡童何其無知之甚也使當時與我言與我食豈至見逐于祭仲出奔於衛哉惟此之故使我不能餐息其誰之由也故毛公謂權臣擅命祭仲專也鄭康成言賢者憾其不與我言也朱子以是言爲昭公無辜被謗夫爲人君

序具存而詩云然此三篇及由庚崇丘由儀而儀禮或曰笙或曰樂或曰去矣而不曰歌則此六詩者古但有其調亦不可知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編曰非燕饗通用之樂乎曰亦是意也皐皐興樂汕汕興衍者何曰皐之于外汕之于底其樂衍之有深淺乎嘉魚興嘉賓者何曰其以清潔極族類之美膏澤得滋味之真者乎又以樛木與雛興之者何曰樛木言嘉賓能禮臣愛民也雛言高行卓立出風塵以翱翔霄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穀曰此其興何也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  
觀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栳高蜜以  
興茂枸楛長久以興後其實能爲民之父母則足  
以爲邦家之基光可法今而傳後也魯襄公賦此  
答季孫宿宿其能堪此乎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皆言萬物者何曰  
內外旣治賢材旣樂萬物之阜遂可由知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曰天子燕諸侯以示慈惠者非歟

風雨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何也曰  
言世之亂也若風雨淒淒蕭蕭如晦也而君子者  
則如雞鳴之喈喈膠膠而不已焉今也安得見此  
人乎故鄭氏曰喻君子居亂世而不變節也厥後  
鄭駟偃子游賦此錢韓宣子宣子曰鄭其庶乎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惧矣是可觀風雨矣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何也曰言青  
青子衿我思之悠悠者望以成材爲用也縱我不  
往教然亦不寄音以求學而挑達于城闕使我一  
日不見如三月乎毛萇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



服不嗣音不來以思其忘已也鄭康成曰國亂人廢學業但知登高見於城闕以俟望爲樂也

楊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也何也曰言楊之水不流東楚東薪而忽之見逐則無忠良兄弟以相助是以逐於祭仲而弑於高渠彌也故鄭氏曰楊之水不流東楚喻忽之政教亂促不行於臣下也終鮮兄弟言與突爭國也惟予與女者作此詩者同姓之臣耳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玆曰何也鄭自莊公之後昭公忽

逐於祭仲既復而高渠彌弑之厲公突因祭仲之殺其婿雍糾也亦奔蔡于是子亶繼昭公而立子儀厲公突自櫟侵鄭又使傅瑕殺子儀焉當是時也國勢搶攘男女相棄其出於東門闐闐之間者雖見如雲如荼之女不以爲思而猶憶縞衣綦巾之樂蓋深痛室家之棄也亂可知矣故毛萇釋公子五爭曰突丹也忽及子亶子儀各一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何也曰野有蔓草且零露漙漙今乃使我喪其室家特適願於邂逅之人也



夫喪其室家而邂逅清揚之人以爲樂斯其淫亂甚矣鄭享趙孟而子大叔賦此趙孟以爲君子之惠鄭餞韓起而罕蕞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蓋皆指恩澤如零露而又借以爲相好也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知能救焉何也曰鄭聲之淫皆此類矣毛公曰救猶止也

齊

雞鳴思齊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商經曰何也曰其志正矣言古之賢妃因雞鳴東方之白又倣以爲因蒼蠅虫飛之聲欬其君之早朝也今哀公荒淫怠慢而其夫人曾古賢妃之不如欲其內助成治不亦難乎毛公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夫從狴間之獸而以爲儼爲好爲戒則哀公之僻行入人深矣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何也曰夫男不親迎而俟於







其惟莠驕桀勞心切怛爾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何也曰言古之載盧以田者  
其人容貌既美而又盡其仁心如王用三驅也百  
姓欣而奉之今之田者能若是乎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今能防閑文姜  
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壘曰何謂也曰言魯桓從  
其私情如雲如雨如水使之通于襄公其魴鰈之  
在敝笱也然豈獨我齊君之惡或怨之廣也或以  
爲桓當作莊如何曰敝笱之喻當夫婦耳非所施

于母子也且桓公不聽申繻之諫與文姜如齊以  
至殺身莊公之罪薄乎云爾君子所以責造端者  
也

載驅國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何也曰此豈  
惟齊襄之惡哉魯之桓公真惡魁耳

倚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威儀技藝然而不  
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以爲齊侯之子焉然  
實我之甥也何也曰刺及魯莊齊襄之惡不假言  
矣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璽曰夫禮奢寧儉而况于好人提提死然左辟者乎以爲無德何也曰心在乎節用以愛民何用不臧心在乎利雖葛屨履霜女手以縫裳亦不足貴也其能免于大國之侵削乎故魏譜曰魏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鄭氏曰葛屨履霜利其賤也女子縫裳利其事也朱子曰女者婦人未見廟之稱汾沮洳刺儉也其君何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夫儉以

能勤爲不得禮者何曰言于汾水沮洳而采其莫桑與蕢之美彼其之子而貌之羨信無度矣不能修禮以治其國家豈公路公行公族不同耳貌美而行不足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言愛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者何曰如其思之則知所以用其民者蓋在德教而不在區區之小儉矣必不以我憂爲非也故毛公曰園有桃其實之殺與國有禮教民得其力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



國父母兄弟離散者何曰言父母與兄念我行役而不能歸足見役夫與死爲鄰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者何曰古者一夫百畝今以十畝之間而男女往來無別閑閑泄泄於此此見削小之甚矣毛公曰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泄多人之貌朱子謂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此亦斷章之意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者何曰言有人用力伐檀以爲車而行陸今乃寘

之河干而不用彼君子旣不用豈復貪寵祿哉蓋其志不耕則不欲得禾不獵則不欲得獸誓不素食也彼無功而貪鄙受祿使君子在野者何邪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夫碩鼠猶晉卦九四言有司也而以爲比君者何曰國小而貪又豈容有司乎且其詩曰逝將去女以適樂土樂國樂郊其爲刺君也審矣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



及時以禮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  
遠思深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璽曰何以知其  
儉不中禮乎曰至於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  
減矣是可以爲樂也然但當職思其居其外其憂  
如良士之瞿瞿蹶蹶休休亦何不可然而不樂何  
也居謂所履之位故言瞿瞿外謂所居之外故言  
蹶蹶憂即居外之事故曰休休所謂憂深思遠也  
昔鄭享趙武而邱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則儉非中禮亦持家之本欤  
唐譜曰唐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之曾孫僖

侯吝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焉又曰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耳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治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何也曰君  
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舍治國之正道惟務積衣  
裳車馬鍾鼓而又弗用焉其能免他人之侵侮乎  
噫此鉅橋之粟爲周所有洛口之倉爲唐所獲毛  
公曰國君有財貨而不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財  
楊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



論語卷之二  
漸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何也曰國人以楊之水  
比昭公以白石比桓叔且欲以素衣朱襮從沃之  
爲樂則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政荒民散將以  
危亡從可知矣信乎雖有衣裳車馬鍾鼓爲他人  
有也故一章之樂二章之何憂皆爲三章之意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將有晉國者何曰無朋無比也言沃無  
比見無昭公也且篤見厚施也陸佃曰沃以支子  
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子孫則猶之椒也又曰椒氣  
下達故以譬沃也

綢繆刺國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夫朱子說  
詩序謂綢繆乃婚姻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  
國之亂至集註乃國亂民窮男女有失其時而後  
遂婚姻之禮者則又取序矣如是者不一篇何也  
曰說序之時其或蚤年乎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爲沃所并耳其曰豈無他人嗟行之人者  
何曰鄭氏曰指異姓之臣而言也夫言異姓視同  
父則又廣矣怨之深也此豈惟見昭公之孤亦以  
見桓叔之不忠



言序卷二  
十五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何也曰可以見  
民俗之厚矣言服此羔裘豹祛之人自我人而居居究  
究焉若是我國人可以適他人矣但猶念子故舊之人  
則未可耳不厚也而能然乎居居聚歛之重也究究剋  
剋之甚也毛公曰羔裘豹祛本末不同喻在位與民異  
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  
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又從征役不得養  
其父母何也曰於是晉亂甚矣初昭侯伯封弟成師于  
曲沃是為桓叔好德晉人附焉於是晉潘父弑昭侯迎  
桓叔不克入晉人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桓叔卒

子莊伯鯀代乃弑孝侯晉人復立孝侯子鄂侯郤  
居于翼莊伯以邢人鄭人代翼鄂侯奔隋王命虢  
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哀侯光于翼九族正五  
送翼鄂侯復歸鄂莊伯之子武公復伐翼獲哀侯  
及其子小子侯殺之遂滅翼當是時其民真如鵠  
羽之集栩棘苞桑也豈能藝黍稷稻粱以食其父  
母乎安得不呼蒼天而訴哉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也何曰於是乎見禮雖叛人所不敢  
廢也故言雖有七章六章之車服不如天子所命



者之爲安且吉也夫武公弑君乃以賂請命周王  
取賂而命賊臣綱常滅矣而大夫猶美焉其將可  
知矣然則美之者刺之乎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者以自輔焉繼祖曰何也曰言武公寡特如杖  
杜則君子不至矣然我好君子出於中心而欲  
飲食之猶不可得亦徒然耳

葛生刺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夫婦焉何也曰  
言葛尚蒙楚藪尚蔓野丈夫久從征役使我獨處  
如夏日冬夜無期之得見也其百歲之後會之於

墓乎然亦可見民俗之猶厚矣

采芩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何也曰士蒞譖而桓  
莊之族滅驪姬讒而申生烹重耳夷吾竄人之爲  
言豈可以爲然邪毛萇曰采芩細事喻小行也首  
陽幽僻喻無徵也故是詩爲比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文隆曰何也曰丈夫而如是亦已僭矣故曰美之  
者刺之也並坐猶同坐也

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何也



曰幽王被害于大戎襄公將兵救周後送平王東  
遷有功封爲諸侯遂得岐豐之地則夫田狩園囿  
之樂其在斯乎然初有國而即耽樂于此則其貽  
厥孫謀者可知矣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夫  
詩言車馬及矛盾弓矢之盛也序言車而不及馬  
言甲而不及矛盾弓矢者何曰其以車甲統之乎  
秦襄公之祖秦仲爲西戎所殺則西戎者秦不共  
戴天之讐也朱子謂從役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

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  
赴敵者也序曰國人又曰婦人者何曰明國人之  
爲婦人也有序乎曰一章多言車二章多言馬三  
章言干盾弓矢然一章之心曲二章之何期皆爲  
三章之良人德音也若言溫其如玉又不瀆兵能  
免患之意也

蒯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焉劉銑  
曰何也曰言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人情之所欲  
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遡洄  
以求之可謂子之迂也其能爲國乎故程子曰葭



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故以興也毛公亦  
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  
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國人未服焉或曰伊  
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亦通又曰  
溯洄逆道而行故遠溯游順道而行故近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而勸戒之也夫既美而勸戒之者何曰言初受服  
命允然人君矣不勉焉其能保其美於後乎故曰  
勸勉之也鄭氏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喻人君有  
盛德乃宜受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故曰勸戒

之也下四句則美矣雖則云然亦且折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也夫穆公從

死者百七十七人而獨哀三良者何曰言子車氏

之奄息仲鍼虎三人者皆百人之傑也尤爲可惜

耳夫陳莊子魏顆不從親之亂命而君子以爲知

禮則康公者亦可罪也故毛公曰黃鳥來且得其

所喻人之受命終其所也朱子曰說者徒哀三良

之不幸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之不綱諸侯殺人不

忌則莫知其非也俗之弊也久矣蓋秦自武公卒

已以六十六人而從死厥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



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乎

晨風刺康公也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穀曰何也曰毛公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由其未見而思望之心欽欽而靡樂也今考於蹇叔由余百里奚者皆是也然則康公者如之何而忘我賢者之實多乎曾穆公時之不若也鄭康成曰櫟駁棗榘之在山喻賢者爲國家之宜有也

無衣刺用兵者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何也曰毛公曰上與百姓同宜欲則百

姓樂致其死鄭氏曰此青康公之言也言君豈嘗曰惟女無衣惟我與女同袍若周王欲興兵則必使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何邪故程子亦曰君當與民同欲也同衣則雖寒不怨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穀曰何也曰昔我送舅氏曰至渭陽贈以車馬玉佩今則不可得見悠悠我思安得見之乎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夫賢者豈以夏屋四簋爲念哉言君之誠不足欲以効用則不能也

陳

死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琬曰何謂也曰言冬夏值鷺羽於死丘無人君之儀也以爲幽公者何曰其在申相孝慎之後釐武平文桓公之先乎毛公曰子者大夫也言幽公化之也亦通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於市井耳世輔曰何也曰

男女舍麻不績娑娑死丘之市反以爲收椒廉耻滅矣其所從來遠也唐孔氏曰子仲之子男棄其業也不績其麻女棄其業也

衛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洙曰何也曰衛門尚可以棲遲泌水尚可以樂飢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姜子苟任忠厚賢臣不必聖人也故孟子曰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亦通但意料耳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穀曰何也曰言東門之池則可以漚麻與紵  
菅矣彼美淑姬者端莊靜一足以爲內助則君可  
與晤歌語言矣今乃不然而淫昏於邪僻之人者  
何也

東門之揚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不  
至者也何也曰言東門之言其葉牂牂肺肺矣親  
迎以昏爲期如之何明星煌煌皙皙而猶有未至  
也其政之亂可見矣毛公謂違秋冬之時鄭氏謂  
違仲春之時然皆通

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編曰何也曰言墓門有荆棘則以資斧斨之  
矣人有邪惡則良師訓之矣故佗既弑太子免而  
自立又淫獵於蔡國爲國人所惡豈一日之積哉  
盖自昔幼小無良師傅爾也其曰有梅何也曰程  
子曰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荆棘之中則惡鳥萃  
之矣雖有良心與不善人處則惡歸之矣夫之不  
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也毛  
公曰夫也之夫指傅相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隆曰  
何也曰程子曰防有鵲巢中唐有甃與人心氏蔽



污下則來讒言也。邛有旨苕，旨鷓，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也。夫宣公者，聽嬖姬之讒，欲立少子欵而殺太子御寇，使賢如公子完及顓孫者皆出奔於齊，是惟講張予美而使我心之憂，怵怵惕惕，邪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蓋言月出皎皓而照矣。在位者惟欲見此皎人之僚，憫燎明以舒窈，糾懣受天紹之懷也。鄭氏曰：月與婦人有美色者也。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夫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姬，褻其祖服以戲於朝，洩治所諫死者也。而詩以夏南爲云者，何曰言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又爭以徵舒爲似。於是徵舒弑靈公矣。株林而言夏南者，靈公殺身之由，且以罪夏南之不能防其母也。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故毛公曰：感傷至涕泗滂沱，傷如之何者，傷無禮也。言有美一人而不以禮自防，乃如蒲荷之相悅，使我憂思時世之亂，如之何，不至於涕泗沱也。

擗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也繼祖曰何以知去其君乎曰其以豈不爾思乎毛公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而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黃衣狐裘今以朝服而燕祭服而朝是好潔其衣服也檜譜曰周夷厲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然檜無世家故其風不詳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輔曰何也曰言棘人之素服者不可得見徒使勞心博博俛仰悲蘊結而已聊與子如一者毛公曰愛其人欲同其行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何也曰言安得如萋楚之無知無家無室專於尚德者以事之乎甚言其君之淫盜害人曾萋楚之不若也鄭氏曰鉞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也則枝猗儼而柔順不妄尋蔓草喻人小而端慤及其長而無情欲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劉銑曰何也曰匪風之發飄興上政之亂也匪車之



一論序卷之三  
三  
偈嘯興民俗之僻也於是思周王之道而中心爲  
之怛弔焉且曰誰能烹魚我將溉之釜鬻誰能從  
西周之道我將懷之好音也程子曰匪風不和之  
風匪車無法之車也鄭康成曰好音謂周之舊政  
令也亦通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商經曰何也曰言曹君衣裳楚  
楚而不修國政如蜉蝣朝生暮死胡能久乎憂其  
安所歸處也可謂然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夫朱子  
駁序以爲非共公也及集註則又曰晉文公如曹  
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與者  
何曰朱子晚年又多以序爲是也程子曰候人者  
言其甚者耳三百言其多也鄭氏曰鴉梁蒼蔚皆  
喻小人之在朝也

鴉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蓋言古  
之君子儀一心結足以正是國人如鴉鳩之在桑  
今則不然矣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祖學曰何也曰因寒泉之害稂蕭  
思西周之明王也因黍苗之膏陰雨思郇伯之賢  
伯也然則共公之不爲賢伯其亦無明王使之乎  
而不言焉此詩之厚也曰匪風下泉何以居變風  
之終曰程子曰亂極則當思治耳故繼之以豳夫  
豳也多周公告成王及周大夫之作也又不在東遷  
之後何以不係之變雅曰皆爲周公也周公則諸  
侯且東居耳然則變之可正之謂何曰程元問于  
文中子曰豳風之爲變風何也曰君臣相誚其能  
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

卒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者何曰夷王以下  
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豳風言變  
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至王業之艱難也琬曰以爲周公遭變則居東  
而作也其說然與曰若非遭變而作則係諸正雅  
矣其意言王業之難自后稷以來躬行農桑而入  
民心故民愛之如父母有衣以衣公有拊以食公



有後以趨公有朋酒羔羊以壽公民雖終歲勤動  
采荼薪樗不以爲怨而以爲樂乃致有今日  
耳豈可信讒而壞之乎是七月之旨也然金滕獨  
言鴟鶚者舉其顯者耳故毛萇亦曰周公遭變者  
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八章亦有序乎曰一年之  
辭也一章蓋正月二月之事也二章三章蓋三月  
四月之事也四章蓋四月五月之事也五章蓋五  
月六月之事也六章七月八月之事也七章蓋九  
月十月之事也八章蓋十一月十二月之事也是  
周室勤苦之志也

鴟鶚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爲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鶚焉衢曰何也曰忠而勤憂而深其  
惟鴟鶚乎故一章莫其室之不喪也二章言其作  
室之故也三章言其作室之功也四章言其戀室  
之情也嗚呼此可以見其東征救亂之心矣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悅也悅以  
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穀曰何也曰此周公



避居東都既歸而作也毛公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考于書伐武庚未必三年朱子曰此周公之辭非大夫之作然則大夫美之四字其衍文乎程子曰勿士行枚枚歷也言當歸也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馬何也曰言四國之亂適以破我斧缺我戕錡錄耳且周公東征九以四國爲惡而皇之叱之適之也然斯人也心之勤勞可謂大且嘉休矣惜乎王不知也故程子謂是詩哀周公忠勤之美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夫詩

先四國而后言朝廷猶爲溫厚乎爾皇急也叱動也適迫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遠曰何也曰言有斧而後器用成有媒而後室家全猶周公禮樂之聖而後天下治也且伐柯者其則不遠治天下即周公之道足矣故我講之子籩豆有踐禮樂之不興者未之有也胡爲乎使周公東居而不歸乎故毛公曰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姜濶曰何也曰言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美魚我遘之子則宜袞衣繡裳以迎之也故溟鴻高飛本以疾天而反遵者遵陸公之聖賢本在朝廷而乃無所于歸於言言安處乎且朝廷之有袞衣者以爲聖賢之服也不以衣袞衣之周公而歸焉其心如之何而不悲乎公歸無所猶曰無所歸公歸不復猶曰不復歸故毛公以爲伐柯刺群臣九罭刺王也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濶曰何也曰言狼跋其胡則蹙其尾以其多欲也若周公者至公無私進退以道雖遭流言危疑之際而居東以孫碩膚若曰我之不德有以致之也然而赤烏自几几德音自不瑕非狼跋之可比也非其其仁義忠聖孰能及之哉





自不... 乃言厚卷全... 其... 乃言厚卷全... 其... 乃言厚卷全... 其...





